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三四三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43).....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四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刘锴先生**（中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43)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4.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通过议程

1. **主席**：临时议程[S/Agenda/1343]中除了我们上次会议延期讨论的第二项之外，由于第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来信[S/7907]要求在安全理事会本议程中列入一个项目，以及第二，联合王国常驻代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来信[S/7910]要求将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S/7906]列入今天会议的临时议程中，因此代表们会注意到临时议程还列入了第三和第四个项目。

2. 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议程通过。

议程通过。

3.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认为，在通过议程之后，秘书长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是包括在提交给我们在安理会讨论的文件之中了。

4. **主席**：是这样理解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加拿大和丹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2)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控诉信，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S/7907)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10)

5. **主席**：根据第一三四一次会议的决议，如安理会同意，现在我将邀请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G.拉斐尔先生(以色列)和M.A.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6. **主席**：自我们上次会议以来，收到了约旦代表五月二十七日来信(S/7909)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五月二十九日来信〔S/7912〕，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的讨论。根据安理会的惯例，如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以便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H. 法拉先生(约旦)和 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7. **主席：**安理会代表们收到了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散发的秘书长最近访问开罗后提出的报告〔S/7906〕文本。我谨代表安理会感谢秘书长为谋求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我相信，联合国所有的人也都为他履行其繁重而艰辛的职责所表现的精力和迫切感而对他表示感激。他现在在提供给我们的报告中提出了他的观察、希望和担心。我确信安理会的代表们都会同意我的意见，即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安理会现在必须根据它紧急和富于建设性地行动起来，以防止不仅对中东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是灾难的进程。

8. 安理会现在要继续讨论议程上的项目。在正常情况下，应依次讨论列入议程的项目。由于我们通过的议程中的三项看来多少是相互联系的，我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看大家愿意怎样来进行讨论。

9.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认为，如果所有项目能一并进行考虑，会使安理会所有代表都感到满意。正如主席所说的，它们都与同一题目有关。

10. **主席：**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我们就照这个方式进行。

11.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讨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处理目前的近东危机。秘书长对这次危机作了正确的评价。他描述这次危机比一九五六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确是更具有威胁性。

12.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就联合国对最近事件作出的反应互相进行无益的指摘。多年以来，联合国组织在维持近东那怕是脆弱的和平上，曾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全面停战协定，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紧急部队出色的十年来的服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重要行动，先后任职的秘书长和

其他联合国官员——这些都是联合国历史上伟大的和难忘的篇章。全世界都指望联合国在近东(更甚于在其他地区)给战争妖魔吃闭门羹。

13. 现在门上的链子已经卸下。但不能因此而怀疑联合国处理这一事态的动机。也不必为此而绝望或懊恼。我们的责任莫如是寻找新的方法，用这些方法联合国能够重新坚持它自己谋求和平的权力，以便防止战争，并在这个地区实现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结束时所说的“合理的、和平的和公正的解决”〔S/7906，第19段〕。我们已目睹联合国在近东所起的作用结束了一个篇章。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为这个和平事业的漫长探索过程揭开一个新的篇章。

14. 在我们从事这一任务时，值得注意的是提供给我们的秘书长的报告，而且，主席先生，当你为秘书长的卓越报告而向他表示谢忱的时候，我确信你是得到安理会的一致支持的。我愿意向安理会宣读报告中秘书长显然认为属于特别重要的那一节：

“我去开罗途中获悉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限制船只在蒂朗海峡航行的决定，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该海峡的自由通行，是以色列政府认为与其利益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之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立场是，该海峡为其领海，它有权控制其中的航运。以色列政府对此立场进行争辩，坚持无害通过海峡的权利。以色列政府进一步宣称，对悬挂以色列旗帜的船只关闭蒂朗海峡，以及对悬挂别国旗帜驶往以色列的货船进行任何限制，以色列认为是战争行为。我在开罗时，曾提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注意可能由于限制船只在蒂朗海峡的无害航行而引起的危险后果。我表示了对此事的深切关注和致不致采取轻率行动的希望。”〔同上，第10段。〕

15. 秘书长进一步指出：

“可是，蒂朗海峡的自由航行还不是危及近东和平的唯一紧迫问题。其他问题，诸如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在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非军事区中有争议地区的耕作权问题，如不加以控制，几乎必然会导致进一步的严重战斗。”〔同上，第13段。〕

16. 当然，从本报告和秘书长先前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的报告〔S/7896〕中其他有关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加沙地带撤走后，由于实质上的军事对抗而引起的紧张局势，也是敏感的和严重的。

17. 出于对形势的清醒估计并考虑到在开罗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导人的会谈，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的关键性的一段中说：

“在我看来，当前危机的和平解决将有赖于一个喘息时间，使紧张局势从目前的爆炸性高度逐渐降低下来。因此我吁请有关各方进行特别的克制，抛弃好战态度，避免一切会加剧紧张局势的其他行动，好让安理会来研究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寻求解决办法。”〔S/7906，第14段。〕

我不能设想安全理事会的任何一位代表会不支持这个呼吁。

18. 从他的报告发表以来，秘书长的这个重大呼吁毫未失去它的针对性。已经宣布封锁亚喀巴湾。在以色列、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包括加沙地带，各方军队都站在彼此可以望见的停火线上。引起伤亡的事件发生了，就在今天已有几起这方面的报告。这样，在为秘书长所正确鉴定为最敏感的这三个地区中，危险仍然处在顶峰状态。感情用事，令人遗憾地仍然得势；对各方最大限度地实行克制这方面的需要，丝毫也没有减轻。

19. 但是，我们今天所能注意到的不仅是我谈到的持续中的危险，而且，我高兴地说，还有有利的发展。

20. 昨天，以色列总理声称，他的政府决定依靠“在世界舞台上继续采取政治行动”，以鼓励“国际因素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蒂朗海峡的“国际航行自由”。这个声明十分值得欢迎。它明白地体现了秘书长呼吁一个“喘息时间”的精神，以及为达到此目的，他迫切要求各方“实行特别的克制”和“抛弃好战态度”的精神。各会员国政府，包括我国政府，也接着采取了紧张的外交努力，以支持秘书长的呼吁。的确，上个星期当他还在开罗的时候，就在这个安理会中，我代表我国政府作了一个类似的呼吁：“避免采取任何行

动使秘书长启程执行使命时就已经紧张的局势可能恶化。”〔第一三四二次会议，第8段。〕

21. 艾希科尔总理的声明会更加有效，如果其他各方和主要有关政府现在也以同样的精神进行配合的话。

22.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叙述。他在关于开罗会谈的报告中告诉我们：“纳赛尔总统和里亚德外长向我保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会对以色列采取主动的攻击行动。”〔S/7906，第9段。〕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那以后，纳赛尔总统重申在秘书长去开罗途中他强行规定的海峡通航限制仍然有效。因此，设想危机现在已基本上减轻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

23. 外交工作仍然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和在短期的安排上进行着。因此，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必须加强我们的努力，以我们集体的和单独的能力，倡导一个临时解决办法，特别是在具有最大危险的时刻。谅必大家都会同意，必须找到解决这个作为一种军事性质冲突的办法，特别是要拔掉最敏感地区亚喀巴湾这个雷管。

24. 既然如此，我就有必要阐明美国在我们所探讨的这项任务方面的基本态度。我们的态度根源于宪章，反对来自任何一方的侵略，完全支持国际法和联合国所起的作用。我们的态度不是党派性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态度不是党派性的。我们政策的基础仍然是如约翰逊总统上周所阐述的：

“我愿意对近东所有国家的领袖们说一说三位总统以前曾经说过的话——美国对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予坚定的支持。

“美国强烈反对任何人在该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的侵略，不论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这是四位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的政策，他们是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和我本人的政策，这也是我们两党的政策。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在联合国内外的行动记录，在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

“美国一贯寻求与近东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

系。遗憾的是，这不总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确信，我们与该地区个别国家的分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分歧，必须和平地并且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来解决。”

25. 这些总的陈述直接适用于我们当前的具体情况。我国政府认为，安理会必须采取的第一步——起码的第一步，就是以它的巨大权威作秘书长呼吁的后盾。这个第一步是迫切需要的，因为不管昨天的关于克制的声明是多么值得欢迎，可是局势仍然十分紧张，而用以防止冲突的时限是短促的。为从事外交活动，以及为本安理会更加审慎地处理基本争端，我们需要喘息时间。

26. 因此，美国相信，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不用展开辩论，安理会应该赞同秘书长的呼吁，并要求有关各方，用他的话说，“实行特别的克制，抛弃好战态度，避免一切会加剧紧张局势的其他行动，好让安理会来研究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寻求解决办法。”〔同上，第14段。〕这样，安理会的充分的权威就会成为这个正义呼吁的后盾。

27. 我们认为，从形势的来龙去脉来看，在亚喀巴湾这个特别敏感的地区，抛弃好战态度必须意味着是在秘书长所要求的喘息时间之内，放弃对亚喀巴湾的任何封锁，允许所有国家的和悬挂所有国家旗帜的船只象过去的十年那样自由地和无害地通过蒂朗海峡。这就使安理会有可能对局势进行审慎的处理并免于受到——我再次引用秘书长的话——“危险后果”的威胁。这个危险后果，如秘书长在他报告中所说的，“可能由于限制船只在蒂朗海峡的无害航行而产生出来。”〔同上，第10段。〕

28. 不过，支持秘书长呼吁的这样一种表示，只能是我们任务的开端。如果要保持住这样产生的和平势头，安理会必须着手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已经指出的所有三个紧张点的较长期的解决办法：亚喀巴湾局势，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的对峙局面以及恐怖行为问题。让我对这三件事逐一加以评论。

29. 关于亚喀巴湾问题，我国总统五月二十三日以下面这些话阐述了美国的基本看法：

“美国认为该湾应为国际航道，并且觉得封

锁以色列的航行是不合法的，对和平事业可能是灾难性的。在国际航道进行自由和无害航行的权利是国际社会的一种重要利益。”

30. 就通过蒂朗海峡的无害航行而论，必须极其郑重地说，关于该海湾和该海峡的国际权利问题，不能用片面采取步骤来改变现状的办法去解决。这种现状已存在十年以上，从而在整个期间使该地区的和平成为可能，它也是合乎国际法的。涉及到得失的不仅是直接有关各方的权利，而且也是所有贸易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确实，这样的法律，在有許多国家参加的一九五八年关于领海与毗连区的日内瓦公约中已有表述。该公约第十六条第4段称：

“不得停止外国船只通过作为国际航行的公海与公海之间或公海与一个外国领海之间的海峡的无害航行。”¹

我想指出，其中美国和苏联都是该公约的参加者，并且对于宣布其中的第十六条第4段，也都是参加了的。

31. 当然我们都知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一个沿海国，而且拥有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沿岸领海。可是，同样需要知道，它只是拥有与这些水域相连接的领海的四个沿海国之一。

32. 我们知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关于控制通过海峡内它的领海的船只航行的要求。但它这样一个沿海国片面地以武力手段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强行要求，确实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义务的。一九五七年联合国作出的解决办法，十多年来是该海峡和海湾和平制度的基础。如果任何一国想要改变现状，它要根据宪章承担只能以和平手段来进行的明确义务。宪章第三十三条是全体会员国所承担的明确无误的义务，我引述如下：

“(一) 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¹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一六卷(一九六四)，第七四七七期，第216页。

“(二) 安全理事会认为必要时，应促请各当事国以此项方法，解决其争端。”

33. 根据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告诉我们的，特别重要的是在根据第三十三条致力于处理已提出的要求的期间，不要去干扰在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长时期建立起来的惯例。我重复一遍，在亚喀巴湾问题上，这是我们对秘书长呼吁各方“实行特别的克制”和“抛弃好战态度”的涵义的具体理解。无疑，停止、搜查和阻碍船只通过该海峡，显然会陷入同这个呼吁背道而驰的行动的范畴中去。

34. 现在我转到秘书长指出的第二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上来：在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上的军事对峙。这个对峙局面显然具有高度危险，特别是在加沙地带人口密集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安全理事会下一步就应该寻找实际的方式，通过可资利用的联合国现有机构，使沿此线的军事冲突危险减至最小限度，并帮助对峙中的军队脱离接触。我们只须读一读现在刚到的载有加沙正在交火报道的新闻公报，就会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是多么迫切了。

35. 第三，还需要去面对其他问题，用秘书长的话来说，诸如“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非军事区中有争议地区的耕作权问题”〔同上，第13段〕。

36. 安全理事会多次呼吁各方严格禁止从任何一方领土上进行一切敌意行动，以恪守全面停战协定，并使停战机构恢复正常活动。

37. 第四，如果我们要在近东达到比较持久的缓和紧张局势的目的，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责任感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必须采取有效的步骤，重申全面停战协定并使停战机构重新具有活力。

38. 在这个危急时刻，不是联合国说空话的时候。它拥有的手段比有些人想象的要多得多。外交武库不只是限于去辩论或通过决议。它包括通过秘书长和代表们进行的不事声张的外交活动，会员国的斡旋，中间人的使用，以及宪章第三十三条所包含的一切办法。

39. 因此，美国期望在今天的辩论之外，各有

关方面以联合国的极为高尚的传统和宪章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步骤，以拯救近东的和平。我们今天和将来的所作所为，将不仅影响到近东的和平，而且还影响到这个伟大组织的良好名声和崇高地位。全世界的目光实实在在是在注视着我们的这次辩论。世界舆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期望联合国严格遵循它对和平的诺言。但是联合国不是也不能是虚无飘渺的存在物。它的生命和精力全部依赖确实存在于地球上的某些非常具体的实体，那就是各会员国的政府。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不取决于我们的命运，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本身”。它在于我们代表们是否完全明白我们共同的人性和各种各样的共同利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有份的按照宪章维持和平的重大利益。

40. 如果我们明白这些利益，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寻找超越今天冲突的方法，并照宪章瞩望我们去做的样子，使“各国的行动协调起来”，从而共同去赢得唯一真正的胜利，唯一真正值得争取的胜利，也就是争取和平的胜利。

41. **主席：**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

42.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从上星期或更早一点以来，我国经受到目的在于曲解和歪曲局势真相的猛烈而持久的运动，这不是秘密。我国政府毫不怀疑，这个运动是（而且确实是有意造成的）一个强迫把整个问题割裂开来讨论并完全不顾问题真正本质的精心策划的企图。我敢说，识破这个企图的，并不只是我国政府。我国政府对局势的估计，其他国家也确实有同感。秘书长本人在他给安理会的报告中这样可钦佩地提到：

“某些方面硬说，立即遵从撤退紧急部队的要求是近东当前危机的始因。这种说法忽视了这一事实，即近东这次或别的危机局势的基本根源，是阿拉伯-以色列一直存在的冲突的继续……。”〔S/7906，第2段。〕

43. 因此有必要记住，如某些代表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力图使其戏剧化的那几个方面，只不过是基本问题，即“巴勒斯坦问题”的征候。

44. 巴勒斯坦问题是安理会议程上常年不断的项目。可是自从非法肢解巴勒斯坦以来，这个重要的

机构却难得花上一个月的时间讨论，或者理解这个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

45. 有人劝告我们，或者我该说有人告诉我们，不要去追究过去，不如把自己局限于已在本安理会如此戏剧化地呈现出来的局势中——甚至也不用去管秘书长的缺席，他为了这同一局势正在执行着一项重要的使命。

46. 我认为，为了公正和诚实起见，我们恰恰不能忘记过去二十年的遭遇。如果安理会愿意公正履行其职责的话，就实在不能忘记它。它必须大胆地注视这些事件——悲惨的事件，这些事件丝毫不考虑人类生命和国际法的价值，在世界上我们这一部分肆意作恶。此外，安理会应该彻底检验它自己的记录和决议。它确实必须有勇气采取必要措施，使局势恢复它的应有状态。

47. 我将不历述巴勒斯坦悲剧的细节，以免耗费代表们的耐性。策划和实现这个悲剧的方式，使它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悲剧，不幸的是它发生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这一部分。

48. 只要提醒安理会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在自己土地上和平生活了十三个世纪以上的一个民族，发现他们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被粗暴地和非法地赶出了他们的家园。由于极不人道的粗暴行为而使家庭破裂，被迫到处流浪。这一百多万无辜的人，在过去十八年中，依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每天七分美元的口粮过着悲惨的生活。甚至于连这个也不再有了保证。他们许多人本来是富裕的，但是自从殖民主义者把这个外来的机体培植在他们土地上以来，他们住在悲惨的难民营中，俯视着他们自己的土地，眼看着他们的庄稼被侵略者掠去。

49. 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决定要求安全理事会把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的项目列入其议程。

50. 这就是中东当前形势的根源，如果我不详细提到该地区紧张局势和麻烦的由来，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我就肯定会既不诚实又无条理。

51. 自从以色列强行进入这一地区以来，它的历

史就是长期地违背国际法和联合国主持签订的各项协定。它还已经有了威胁邻国和贪得无厌地进行扩张的大量的记录。

52. 举例来说，还不到两星期以前，以色列军队进军内格夫并且吞并了乌姆列希列希村，即现在被作为以色列的埃拉特港而提到的该地。他们就这样罪恶昭彰地违反停战协定，使全世界面临既成事实。在我讲话的后半部分，我将对这次侵犯事件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作详细说明。

53. 我们总是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以色列是被殖民主义者培植在中东替殖民利益服务的。为了替这些利益服务，以色列人不能不把扩张看作是他们的政策的柱石。很多以色列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宣布过这一点，在一九四八年这个可耻年代以前和以后都这样宣布过。

54. 如我刚刚指出的，在他们往前推进和占领更多领土之前，他们是不肯签订停战协定的。作为这个扩张政策的进一步证明，我们举出奥贾非军事区的情况。以色列当局从一九四八年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到一九五五年以对奥贾的全面和整个占领并并入以色列领土而达到顶点。

55. 以色列有进行扩张的双重途径，即领土扩张和驱走当地原有居民。我提供下列情况来说明其政策的阴险毒辣。

56. 一九五〇年九月以色列把大约七千名居住在阿扎兹玛地区的贝都因部族人驱逐到埃及领土。继此之后，又驱逐了整个部落，总数约达一万五千人。

57. 以色列当局不遵守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成立的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让阿扎兹玛的贝都因人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去。此一情况在一九五〇年秋曾由安全理事会调查过。

58. 一九五三年它的武装部队在警察部队的伪装下对奥贾地区的远征是一次受到混合停战委员会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谴责的行动，理由是：不断派遣警察部队构成对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第四条和第八条的违反。

59. 在非军事区内建立居民点，对此，埃及政

府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再一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²从那时以来，这个控诉在安全理事会一直无声无息。

60. 对奥贾地区的整个占领，驱逐联合国观察员以及降下联合国旗帜。

61. 请让我提醒安理会，阿扎兹玛部族目前的悲惨状况，由于他们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被驱逐的，因此不享有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救济。

62. 我还需要提醒安理会，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混合停战委员会应在奥贾维持它的总部，同一协定规定该地区为非军事区。

63. 我不打算细谈其他非军事区的命运，因为秘书长在他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给安理会的报告〔S/7573〕已经客观地谈到了它们的情况。

64. 以色列当局推行的侵略政策不仅在性质上是扩张主义的，而且在目的是破坏性的。我特别指的是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对加沙的袭击，在袭击过程中，加沙遭到以色列野战炮兵的重炮轰击。还用得着我提醒安理会在这次攻击中有三十人惨遭杀害和三十三人受重伤吗？

65. 我不能不提到对德尔巴拉、布莱吉和拉法难民营的一再攻击，这些难民营的建立是得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资助的。对汗尤尼斯的攻击更属空前，因为它是以装甲车来进行的，甚至这个城市的警察站也遭到攻击。

66. 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挑衅、谋杀和抢劫活动，在一九五六年秋，以对我国背信弃义的进攻而达到了顶点。这是一次震动全世界良心的行动，受到世界社会的彻底的谴责。

67. 近来以色列人对阿拉伯国家的攻击更形加剧、升级，并以背信弃义和恶毒的方式进行。对安理会代表们说来，这些攻击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不清楚的。

68. 不到一年前，以色列当局傲慢地宣称，他们

²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九年，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文件S/3172。

进行了一次有限的报复性“远征”，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他们使用了空军攻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虽然安全理事会了解这是可耻和明目张胆的攻击，而以色列对其罪行也直认不讳，但安理会却没有谴责侵略者，这说来可悲，但却是事实。

69. 以色列由于同西方阵营的盟国狼狈为奸因而有恃无恐，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再次进行了攻击。这一次是攻击大约有四千人的和平村庄阿萨木，许多无辜的男女和儿童被杀害，村庄变为废墟。

70. 以色列当局的政策，如前所述，既不是一时的，也不是偶然的。它完全反映了一种直接挑衅的政策，同时也反映了在一个更大的阴谋中，指派以色列来充当帝国主义仆从的角色。

71.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一批数目可观的以色列喷气战斗机飞越停战分界线，深入叙利亚领空，远至大马士革区。它们受到叙利亚战斗机的拦截，进行了大规模空战。以色列这个最新的挑衅就是要决心挑动叙利亚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以便对叙利亚进行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打击，因为叙利亚为了开垦土地正在约旦河上进行水利工程。事实上，从一九六七年第一天起，以色列就为大规模进攻叙利亚作舆论准备。艾希科尔先生的声明为此提供了证据，他在本月十三日声称：“以色列准备冒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以军事进攻去摧毁叙利亚的军人政权。”他接着说：“我们或许要采取不下于四月七日的那种强有力的手段。”

72. 这不是虚张声势，进行恫吓，我国政府有充分根据认为，以色列当局真地打算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对叙利亚发动一次进攻。五月十三日，我们接到确实情报说，以色列在叙利亚边境集结重兵。这些军队分为两条战线，一条在太比里亚斯湖以南，一条在湖以北。以色列在这个时候作出决定，要在五月十七日对叙利亚发动侵略。五月十四日，我国政府研究了局势，采取了措施，并与我们的叙利亚兄弟接触，他们显然也已获得这个情报。

73. 为了对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阿拉伯兄弟(包括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履行我们的职责，以及为了行使我们的主权，我们已经决定与我们

的阿拉伯兄弟协同一致，以一切手段保卫阿拉伯民族。由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存在会同这个决定相抵触，而且也是为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安全，我们行使主权，要求秘书长撤退联合国紧急部队。这样，我们就使局势和平地恢复到一九五六年对我国侵略前的状态。

74. 我们曾企图很简要地概述局势的真相。我们曾致力于描绘真实的图景，而且我们曾竭尽所能试图去诊断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真实原因。

75. 与此立场相反(我相信每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对此立场都是了解的)，实在令人惊讶的是，某些国家为了其自私的利益，竟在设法转移世界对真正罪犯的注意力。那些国家不坦率地承认责任在哪一方，不诚实面对它们关于这方面的责任，而是迫不及待地对我国在主权范围内采取的合法措施加以怀疑，尤其是在有关亚喀巴湾问题上。

76. 我坚信，谁都不能够对我们的基本权利提出争辩或论战。尽管如此，为了澄清事实和便于记录在案，不妨让我来谈谈我国的立场。

77. 如安理会代表们所熟知的，亚喀巴湾是西奈半岛东侧的一条狭长海湾。海湾全长大约九十六英里，最宽处不到十五英里。海湾入口位于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海连接处。由于航行上的危险，去海湾的唯一可行航道离西奈半岛不到一英里。因此，它越过我们无可争议的领海。

78. 以色列人宣称，他们有权在海湾航行。我们宣布这是没有根据的。以下事实可以令人信服地驳斥以色列的主张。

79. 从历史上来说，该海湾持续地和未中断地在阿拉伯统治下已有一千多年。它始终是属于阿拉伯绝对主权的国内航道。它的地理位置确凿地证明了它的国内性质。根据它的外形，它具有不属于国际航道之列的闭锁海性质。国际法的一个公认的准则是，某些海湾具有一个以上沿岸国，由于其地理的和历史的条件，不被认为是公海。国际法庭对中美一个类似的海湾案件的判决达成这一结论，此结论为好几个国家所接受，其中包括美国。一九一七年，中美各共和国国际法庭裁定，丰塞卡湾是“一个具有闭锁海特点的历

史性海湾”。³这个海湾为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三国所环抱，因此是该三国的领土的一部分。

80. 由此也就决定了该三沿岸国在战时有权拒绝其他国家船只通行。因而如我已讲过的那样，由于亚喀巴湾只有三个合法的沿岸国，即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这三国都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中，因此亚喀巴湾三个合法的沿岸国拥有为国际法所公认的权利，禁止任何敌人的船只通过。

81. 必然会有人争辩说，以色列人在海湾有一个港口。即便是提出这点，也缺乏合法根据。

82.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以色列武装部队侵占乌姆列希列希村，沿着大约五英里长的一片地区俯瞰亚喀巴湾。正如我所已经指出的，这事发生在安全理事会作出要求有关各方放弃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和领土攫取的决定以后四个月。这个非法行动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签订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之后两星期犯下的。这个行动完全地和粗暴地违反了该协定第四条第一款的文字和精神，这一款明确规定：

“承认在安全理事会发出的停战令之下不得攫取军事和政治利益的原则。”

下面宣读的停战协定第四条第二款也是与此有关的：

“还承认，停战协定的基本目的和精神不得被利用来恢复前所据有的军事阵地，改变除了本协定特殊规定之外的那些目前所据有的阵地，或者，任何一方也不得以其武装部队越出本协定签订时所据有的阵地之外。”⁴

83. 此外，对在巴勒斯坦的该港口的非法占领和以色列武装部队的推进，曾提交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其特别委员会对这件事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作出过决定。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对此作了调查，在其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第八九(一九五〇)号决议中指出，安理会

“注意到以色列政府的声明，声明表示，以色

³ 见“中美法庭，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萨尔瓦多共和国控诉尼加拉瓜共和国”，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纽约)，第十一卷，第693页。

⁴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年，特别补编第3号。

列武装部队将遵照特别委员会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根据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第十条第四款所作的决定，从比尔卡塔尔撤退，以色列武装部队将撤至停战协定规定的阵地。”

84. 在这方面，我愿意澄清一下有关比尔卡塔尔包括其邻近的乌姆列希列希（被以色列非法占领后称为“埃拉特”）的情况。以色列此一占领也违反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安全理事会第五四（一九四八）号决议，决议命令各方“遵照宪章第四十条，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它还违反了安理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通过的第五六（一九四八）号决议，决议指明，“任何一方无权以违反停战来获致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事实上，以色列此一行动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多次决定，其中包括援引了宪章第四十条的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的决议，因此根据宪章，应按第七章的规定，对以色列采取强制行动。

85. 由这些专门命令来看，以色列没有资格对据有沿岸狭长地带提出任何合法的主权要求。这是符合国际法下述基础牢固的原则的：交战中的占领不能合法地转变为对占领领土拥有主权。根据国际法，我引用奥本海的话来说，一个占有者，“绝不能通过仅仅对该土地的占领这种事实而就获得对这种领土的主权”。⁵ 兼并通过军事力量占领的领土，只有在通过缔结和约而使战争状态结束后才能具有法律效力。美国持有此种观点，如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在一九三一年所曾描述过的那样，他宣称，美国“不能事实上承认任何局面的合法性”。因此美国政府自然在其国际关系中遵循此原则。这一原则也写入了一些国际多边条约中，例如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条约⁶和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第九届美洲国家会议签订的条约。

86. 因此阿拉伯国家坚决拒绝接受以色列对海岸狭长地带的主权要求，是与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绝对一致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对审议中的问题的立场却与该原则相反。

⁵L.奥本海：《国际法概论》，第二卷：争端，战争和中立，第七版（H.劳特帕赫特编辑），伦敦，朗曼斯和格林公司，一九五二年版，第433页。

⁶不侵略和调解的反战条约。

87. 很显然，根据这些事实，以色列当局由于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上都没有合法的权利或要求可以成为非法行动的根据，因此它没有合法权利可以出现在亚喀巴海岸上。此外，我想指出，根据国际法，战争状态给予交战各方以相应权利。而且，国际法一项普遍而无可争辩的准则是，缔结部分或全面停战协定并不是战争状态的结束，而只是终止战争行动。

88. 奥本海说，停战和休战是

“为了暂时停止战争行动而在交战力量之间达成的全部协议。它们绝不……可以称为暂时和平，因为在仅仅停止战争行动以外的一切方面，战争状态仍然存在于交战者之间和交战者与中立者之间。尽管有这种停战，但对中立国商船的检查权和搜索权仍旧保持不变，对企图打破封锁的中立国船舶加以拘捕和没收战争违禁品之权也仍旧保持不变。”⁷

89. 基于我们本身的不论是在法律事实方面（如我们将要读到的全面停战协定的条款），或是在世界上我们这一部分的生活事实方面（如我们通过多年来亲眼目睹的），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及其在阿拉伯国家的兄弟同以色列人之间继续存在着战争状态，是丝毫没有疑问的。

90. 一九四九年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第一条第三款规定：

“各方安全和免于恐惧的权利……将充分得到尊重。”

第四条第三款清晰明确地指出各方之间存在的战争状态是：

“本协定各条款乃是专门出于军事考虑而订出的……。”

91. 不断违反协定和以一九五六年对西奈的怯懦进攻达到其顶点的对阿拉伯人在不同规模上的频繁侵略行为，清楚表明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状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国际法有合法权利限制一个敌人的船只在蒂朗海峡航行。

⁷L.奥本海，前引书，第546和547页。

92. 经过这些有点冗长的论述之后,问题就十分明显和毫不含糊了:根据国际法,在其领土包括整个亚喀巴湾的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停战协定没有取消我们在亚喀巴湾进行航行限制的权利。

93. 一九五六年的侵略没有改变亚喀巴湾的法律地位,因而也没有影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其领海的权利。在这方面,秘书长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给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根据有关条款的规定,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建立无意影响目前冲突中的军事平衡,从而也无意影响与解决冲突的努力有关的政治平衡。”⁸

94. 秘书长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给大会的报告中提到对埃及的侵略时,再次强调这一事实,并申述道:

“联合国不能原有与宪章条款相抵触的由于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法律地位的改变。因此,联合国组织必须维护的是,通过撤军和通过放弃或取消以军事行动为借口的坚持取得领土的权利,重建在此种军事行动之前就存在的法律地位。”⁹

联合国秘书长还指出,入侵埃及不应影响以前的状况,就此他着重说:

“根据指导联合国的原则,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不应成为影响决议的因素。”¹⁰

95. 而且,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建立不是想用来执行影响这一争执的任何政策。秘书长进一步指出:

“按照被认为对联合国紧急部队部署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般法律原则,该部队不应被用来对涉及有争论的问题的解决去进行臆断。因此,该部队在这些问题上将不是以保护任何特别立场的那种方式来进行部署的……。”¹¹

秘书长还反复说明联合国紧急部队“必须……公平,

⁸大会正式记录,第一次紧急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文件A/3302,第8段。

⁹同上,第十一届,附件,议程项目66,文件A/3512,第5段(a)项。

¹⁰同上,第23段。

¹¹同上,第29段。

其意义就是,它不是作为一种手法来为了一方的利益而强制解决被公认为有争议的政治冲突或法律争端。”¹²

96. 我国政府在这点上的立场,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大会辩论结尾时作了充分而明确的阐述:

“大会已听取了以色列代表作的声明和有关以色列撤军的其他一些声明。我们认为,大会一致期待充分而真诚地履行要求以色列立即和无条件撤军的决议。这个为大会唯一能够采取的观点,仍然是完整无缺的。任何人在此处或别处都不能动摇这个事实或者贬低其真实性和有效性。”¹³

97. 我愿提请诸位注意这样的事实,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是近在上星期四,即五月二十五日,谈到以色列关于亚喀巴湾的要求时曾声称:“我想不起埃及方面曾经对此表示过同意。”

98. 十分明显,以色列试图以一个非法的行动去取得一个合法的权利,而秘书长则不让他本人被拖着去支持其违法主张。以色列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在大会所说的都不能影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也不能使其政府承担法律义务以赞同一个不可接受的前提。

99. 事实是一目了然的,任何关于它的争论都只不过是诡辩而已,与局势的法律现实毫不相关。

100.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关于亚喀巴湾航行问题的态度并不是新的。一九五〇年,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就决定,由于该湾入口在它们领海的交界处,因此排斥敌船进出该湾乃两国政府的职责所在。埃及军队建立军事设施,不让所有以色列的船只通行,并禁止增援其战争努力的战略物资通行。

101. 这一措施从一九五〇年以来就一直谨慎地维持下来。埃及政府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和二月二十八日向美国和联合王国驻开罗大使馆分别致送两

¹²同上,第5段(b)项。

¹³同上,全体会议,第二卷,第六六六次会议,第87段。

个备忘录，通知它们关于占领蒂朗岛和西纳菲尔岛以及防护该两岛和海湾入口处的决定。

102. 此外，埃及政府还宣布过它保证“根据国际法进行自由和无害航行”的意图。显然这绝对不能解释为对处于战争状态中的敌人保证其“自由和无害航行”。联合国通过其驻开罗大使与埃及外交大臣交换信件承认了我们的权利。主席先生，若蒙你允许，我将宣读两封信原文。第一封的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函称：

“我受权通知阁下，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准备同意关于除海军和军用船只以外的英国船只直接从苏伊士或阿达比亚至亚喀巴的下述安排。苏伊士或阿达比亚的埃及海关当局在对该船只等进行检查和办理出港手续后，将立即通知蒂朗岛埃及海军当局，以便使埃及海军不必再登上该船并进行检查。另一方面，所有英国船只在通过埃及领海时自当遵守正常惯例。如蒙阁下确认上述安排为埃及政府所接受，实为感激。”

埃及外交大臣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答复如下：

“我荣幸地收到你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信，内称：

“……

“我受权奉达阁下，埃及王国政府同意上述信件中提出的安排与措施，盖因彼等与埃及对其港口与领海之权利相一致。”

103. 悬挂美国和其他国家旗帜的船只直到一九五六年都是接受埃及的规则。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丹麦船安德利亚斯湾号进入亚喀巴湾，对它打了招呼，经过检查，然后放行了。再一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埃及政府批准美国船亚利邦号进入该湾，因此船装运的确系美利坚合众国赠与约旦的谷物而不是装备。

104. 在这方面，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注意下述事实：一九五三年，埃及船萨米尔号由于气候恶劣被迫进入以色列领海。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会议决，属于一方的商船不得驶越

另一方之领海。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法律上的先例，即无害航行权不赋予交战各方。

105. 难道对我国政府登船和搜索权的承认还有比这更为明白无误的吗？难道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态度的正确性的认可还有比这更为正式的吗？

106. 在宪章中是找不到任何一条可以用来对这些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加以修改或改变的。宪章明白承认联合国会员国得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自从联合国肇始以来，国际惯例大大有助于肯定这些规则。我几乎不需要列举这样几个事例，即本安理会的某些成员甚至在它们的安全与领土完整并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认为有必要带头实行各式各样类型的限制了。

107. 在现阶段，我只提两件适当的事例，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分别对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加的限制。

108. 美国今天否认我们面对以色列侵略行动而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的固有权利，但它自己却认为需要在一九六二年采取硬说是自卫的必要措施，这就是在公海上对驶往古巴的商船进行拦阻、检查和迫使转向。而在美古之间并不存在战争状态的情况下，美国自己却采取这种非法的行动方针。

109. 今天，虽然我们与以色列的事件具有不同的性质，就是说存在着战争状态，而我们是我们的领海范围内采取防卫措施，可是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要求，对抗国际法。

110. 我不能不感到奇怪，正当这些国家警告和威胁那些行使其合法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法律特权的其他国家时，怎么能够容许它们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样一种双重标准显然违反我们联合国组织赖以作为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

111. 当今世界目睹某些西方大国的政策有一种趋向，即完全不顾原则和理想。它们的行动不仅已经完全没有这两个要素，而且还缺乏逻辑和理性。

112. 不几天以前，它们完全撒手不管西南非问题，而且认为这种行动是处理该问题的唯一可行的与现实的方法，它们如此地无视联合国宪章，牺牲西南

非人民有史以来就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生存的权利。它们不知羞耻地这样干，竟还说它们在南非有广泛的经济利益，而且说南非政府军事上如此强大，向其挑战将是不明智的。

113. 不久以前，它们还从它们对南罗得西亚所负的责任上缩了回去，这样就把它的人们出卖给一个占少数的白人冒险集团。这也是由于经济利益所致，以及与该少数集团有亲朋故旧关系的缘故。这个时候，它们的良心没有激发起来，它们平常的大喊大叫也变成了哑巴。

114. 这些只不过是它们在非洲和亚洲行动的长篇清单中的两件事而已。其他罪行是不胜枚举的，略揭数端如下：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等等。

115. 可是现在却兴起了阵阵惊呼狂叫，而这并不是因为一个国家犯了违反人性的罪行，也不是因为一个国家蹂躏了或正在蹂躏着那些民族对其家园的固有权利，而是因为一个小国（一个亚非国家）在行使它固有的主权。为什么会有这种突然的发作？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亲朋故旧，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们拒绝充当帝国主义利益的工具呢？我们是决不充当这种角色的。

116. 在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我国政治和法律的基本立场的正确性之后，我想再说几句话，供安理会各理事国参考。我们已在我国政府各级一再宣布，我们是在主权范围内行事，没有任何进攻别人的打算。但是我们要立即补充说明一下，在行使我们固有的自卫权利以击退对我们的任何侵略时，我们是瞬息都不犹豫的。

117. 事情的真相是，在我们这个区域内，缓和紧张局势的主要责任，应由那些在言论和行动上制造麻烦和威胁和平的人来负，而肯定不能由那些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主权的人来负。凡是尊重客观的人，谁也不会争论或者哪怕是暗示说，在我们的领海内，我们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

118. 要寻求问题的解决，或恢复中东的平静，作为一块基石，首先就是要充分和完全地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国政府坚定地维护这一原则，同时承担这一正义的事业。我们将始终

如一地履行对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对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义务。

119. 因此，为实现自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同时考虑到因为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不能根据安理会决议以及按照各方对埃及 - 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所负有的义务行使职责而造成的严重局势，安全理事会应该义不容辞地采取适当的行动。该停火监督组织所以不能行使职责，是由以色列当局的态度造成的，一如秘书长在论及全面停战协定的报告〔S/7906〕中已经指出的那样。

120.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该考虑这样的事实，就是以以色列片面废止埃及 - 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和不能接受的，并不能解除以色列在此协定下所负的义务和责任；而且，以色列悍然违反埃及 - 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和这种片面的废止，要对中东局势的恶化以及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负责。

121. 我们经过考虑后认为，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当前局势的努力中，应该确认埃及 - 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继续有效，由此协定而产生的联合国机构应该充分地行动起来。

122. 因此，安理会应当认为下列行动是适当的，即要求以色列政府尊重和遵守埃及 - 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规定的它所负的义务和责任，同时指示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的参谋长，立即着手在两周内恢复在奥贾的埃及 - 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的总部。在以色列采取片面行动把它逐出此区之前，这个总部就是在那儿执行其职责的。

123. 我们认为，应该要求秘书长在十五天内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而在报告提交之后就立即召开安全理事会。

124. **鲁达先生**（阿根廷）：根据加拿大和丹麦代表团的请求，安全理事会于五月二十四日举行会议，审议“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东的极端严重形势”。主席先生，一般来说，我们同意这两个代表团的观点，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对此也有同感。我们特别同意秘书长五月十九日报告〔S/7896〕中的声明，他形容局势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我们放弃了在上次会

议上发言的权利，因为我们认为，安理会虽然有责任尽快地采取行动，维持多事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它还是应该等待秘书长访问开罗的结果，以便它能根据提供给它的全部事实，特别是根据把关于冲突的直接情况带回来的某人的权威意见，来考虑这一问题。这个最近的报告〔S/7906〕现在已经提给了安理会，对秘书长能够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提出这个报告，我们必须表示我们的感激。

125. 在根据秘书长这个报告审议中东问题的当前情况之前，我想对报告文本提出一些意见，我国代表团从其中看到了最近的一些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何解释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理事会的职责。

126. 正如我们在这儿常常说的那样，联合国的这个主要机构，被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责任。在执行这个责任时，根据形势的严重性，安理会可以采取许多行动方针。在处理象现在的这个问题时，它的主要目标首先必须是防止军事对抗，而要达到此目的，它必须通过有力的决定，想法制止对和平的侵略或扰乱，并防止威胁变成行动。如果碰到了争执或者碰到了容易导致扰乱和平的局势，联合国则应根据正义和国际法，用和平手段寻求问题的解决。

127. 迄今的事实表明，虽然目前还没有战斗，但我们仍面临危及维护和平的尖锐危机。秘书长在他最近报告的第1段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即近东目前的总形势比一九五六年秋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的确更加危险。上星期三〔第一三四二次会议〕和今天冲突双方在安理会的发言，以及中东和其他地方政治领导人所作的演说，都清楚地表明局势的严重性。

128.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冲突进一步扩大之前，安理会要立即采取行动。鉴于形势的紧急，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功夫去搞一般的决议，或者去解决已使中东政治烦恼多年的复杂问题。

129.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今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使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手段维持和平。我们不去寻求最后的裁判或奇迹般的解决办法，因为多年以来我们也没有找到这些办法。现在让我们下定决心来防止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化。好在冲突的各方已经采取了

谨慎的态度，已经没有武装冲突。我们不要去做激怒任何一方的事情，因为这种冲突的后果是不可能逆料的。

130. 为了这些特殊的和一般的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此危机时刻，它的责任就在于给秘书长以全力支持。他在最近的报告中，敦促有关方面采取克制态度，避免武装对抗和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以便安理会可以去处理当前危机的根本问题，并寻求解决的办法。

131. 我们希望，没有一方会认为它的权利或要求受到旨在防止冲突扩大的行动方针的影响。我们坚信，安理会将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既把处于危险中的重大利益考虑在内，而又能重建已在中东存在了十年的不稳定的和平。我们说的这些话完全出于保障和平的真诚愿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寻求解决的办法。我国地理上的位置，我国同双方的友好联系，以及我国爱好和平的传统，就是我国公正无私的最好保证。

132. 正如我早先说过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想着手去分析引起争论的实质。但是，我们希望保留在适当时候这样做的权利，以便在必要时重申我国政府在相似情况下对维护和平和实施国际法原则所采取的各种立场。

133.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希望把我国政府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中东所起作用的意见载入记录。谁都不会怀疑，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存在，是在指定给它的这个区域内维持稳定和和平的一个基本因素。它恰如其分地和庄严地进行了它的工作，并且达到了当它在这一地区时分配给它的目标。此外，对于联合国将来维护和平的行动，它的经验也是重要的。我国代表团同秘书长一样地感到遗憾，即情况迫使他命令撤退这个部队。我国代表团坚信，联合国通过参加混合停战委员会，就如同以前派出紧急部队一样，终将能够为维护和平构成一个坚实的保证。

134. **卡马拉先生**(巴西)：在我第一次发言时，我希望代表我国政府并以我自己的名义，对主席先生关于巴西重返安全理事会所说的亲切的话，表示我们的深厚感激。巴西已经为本安理会服务了八年，现在

又作为这个机构的一个成员，来履行它第五次任期的责任。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再次选举巴西到这个机构中来，这一事实表明它们对我们是十分满意的。我国对接替乌拉圭而进入安理会感到荣幸，因为乌拉圭同巴西是由非常特殊的友好纽带联结在一起的。

135. 谈到当前的问题，巴西政府曾经密切注视（并且十分忧虑）中东日益增加的危机。巴西人民同以色列和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有十分亲密的友好联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在巴西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不仅对我们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有所贡献，而且还对巴西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点的形成有所帮助。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它的主要责任就是维护和平与安全，因此巴西有特别的义务来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责任。

136. 过去十一年来，巴西为联合国紧急部队提供了一支分遣部队。这支紧急部队作为稳定中东政治局势的一个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我国政府是满意的。我还可以补充说一下，我国士兵在联合国旗帜下出现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经增强了巴西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的友谊。

137. 由于这些考虑，我国政府只能以完全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探讨这一争端。对于中东的危机，巴西外交部长在最近的声明中已经重申，我们的目的是，在联合国或其他地方，同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以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并恢复稳定。我们并不打算对任何行动进行裁决，而只是寻求缓和当前紧张局势的方式和方法，以便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138. 巴西政府希望把这一事实载入记录，即它完全同意这样的原则：任何维护和平行动的基础是东道国的同意。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在他给安全理事会的关于中东发展情况的报告中的陈述，这就是：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关于终止同意联合国紧急部队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土西奈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控制领土加沙存在的决定，是突然的和出于预料的。这一决定的理由没有正式宣布，但显然它们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认为是不屑于说的。可以肯定的是，这同紧急部队本身的行为无关，也同它执行委托的方式无关。这个委托是

由联合国大会赋予的，而且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同意紧急部队在其职权范围内调动时，它也接受了这一对紧急部队的委托。事实上，这支紧急部队已经极有效率地和十分卓著地执行了它的责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一个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可以被想象为永久性的或半永久性的。……在另一方面，可以这样说，由于这一整个地区都处于紧张和危险之中，所以紧急部队撤退的日期还需要大大斟酌。此外，以色列和它那些阿拉伯邻国的武装部队之间，还在另一条边界上存在直接的对抗。”〔S/7896，第10段。〕

139.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于文化、思想和文明的贡献，曾经丰富和启蒙了全世界。让我们热切地希望，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将无愧于他们聪明睿智的传统。按我们的看法，安理会的第一个职责就是，防止目前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到其深远后果必定影响全世界的武装冲突中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理会需要直接与危机有关的各方的充分合作，以及他们的高度谨慎和克制。

140. 如果安理会目前能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倡议或支持一切努力（而不介入对抗），以防止危机的进一步严重化。在中东处于危险中的事情，也就是世界各国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再次肯定对于秘书长的努力和才能的信任。对于联合国在促使有关各方坐到一起有成效地讨论他们的问题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重申我们的支持。正如秘书长自己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联合国的体制内仍然存在起作用的机构，可以在此紧急之时帮助去寻求解决危机的新途径。

141. 根据这些意见，巴西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秘书长在最近报告的第14段中提出的呼吁〔S/7906〕。如果没有直接卷入危机各方的“特别克制”和一个强有力的决定——避免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安理会要找到一种直接的办法来解决摆在我们前面的问题将是极端困难的。

142.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在上周我们的简短而无结果的会议〔第一三四二次会议〕上，我曾说过，我们一共有四个问题要处理：第一，紧张局势如何才能缓和以及冲突的直接危险如何才能消除？第

二，如何才能保证自由和无阻碍地通过蒂朗海峡的权利？第三，联合国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将来制定在该整个地区维护和平与防止暴力和冲突的有效措施和机构？第四，采取什么新的措施和另外的行动才能在未来的年月里防止这种对和平的危险反复出现？

143. 我说过，谁都不能怀疑这个危险，不能怀疑事情的紧迫，我还谈过联合国面临的挑战和机会。但是仍然有一些人，企图小看这种危险和怀疑事情的紧迫。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人为地使局势戏剧化，安理会并不需要召开会议。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并没有传来什么严重的事件。

144. 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安理会应该开会并采取行动。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支持秘书长出使开罗。但是也有一些人坚持说（而他们的理由颇占优势），我们应当等待秘书长的报告。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报告，而且已经有了充分的时间来研究它。这个报告更加证实了事态的危险性和紧急性。可以大胆地说，由于报告的简洁和克制，更加显得有力，它既指出了当前的危险，又指出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方式。

145. 对秘书长决定前往开罗和完成使命的迅速，正如预料的那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表示感谢。在他经过那次辛苦的、紧急的和孤寂的远征回来之后，他很快就能给我们提出一个在说明危险性上是如此具有迫切感而在指出所需行动上又如此富于建设性的报告，对此我们也要表示感谢。

146. 这个报告以清楚而直接的语言告诉我们，秘书长是如何唤起我们注意“可能由于限制船只在蒂朗海峡无害航行而引起的危险后果”，并表示了他对于“不要采取轻率的行动”的深切关注〔S/7906, 第10段〕。报告还继续说明这样的担心，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同以色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必不可免地会引起他所说的“中东的全面冲突”〔同上，第12段〕。

147. 根据这个警告，我们不能不首先集中注意力于这个重大的需要，即寻求解决亚喀巴湾这一危急问题的办法。正如我上周发言时清楚说明的，我们认为，这个解决办法不仅必须照顾到濒临海湾各国的正常要求，而且还要照顾到所有海上国家的利益。

148. 从一开始，我国政府就绝对明确地表达了

对亚喀巴湾这个主要问题的立场。我国的一位代表十年之前就在联合国大会上陈述过这一立场。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和一再明确地肯定这一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保证避免交战状态和实行特别的克制。

149. 但是，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也着重指出的，危及中东和平的直接问题，不仅仅是蒂朗海峡的航行自由。他指出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可能的行动方针。

150. 秘书长敦促有关各方“实行特别的克制，抛弃好战状态，避免一切会加剧紧张局势的其他行动”〔同上，第14段〕，他接着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建议缓和当前紧张局势，并在今后保持整个地区的和平。现在我们必须确实地来紧急地研究有助于联合国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方法。正如秘书长说的，我们必须填补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以后留下来的真空。他建议充分依靠联合国现有的和平机构，以便联合国继续有效地在这个区域内存在下去。我们必须说服直接有关的各方充分地进行合作。我们必须准备考虑一些新的和独创的方法，特别是关于相互同意采取的可能的步骤，这一点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已经提到了。没有联合国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贡献，我们就会让导火线仍然燃着，而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爆炸，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我们准备并且热望同秘书长、安理会全体代表和有关的各方一起工作，以寻求紧急的办法，恢复国际努力的有效性。

151. 我确信，今天我们大家都会认识到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机会会有多大的范围。

152. 十年以来，联合国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极其有价值的任务。所有对这一成功有所贡献的人，都在防止流血和使和平的追求能够继续前进方面赢得了全世界的感谢。

153. 我们现在需要作一次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局势。我们大家，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都必须参加这一努力。我可以顺便说一下，我确信，我的朋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也会共同合作来寻求解决办法的。我们今天十分注意地和怀着敬意地听了他的演说，我决定，不说任何会加剧紧张局势或仇恨的

话。在研究了她的演说之后，不妨说，我们愿意对他的详细声明作出某种评论。现在我只想怀着敬意说，我确信，同他上周的演说比较起来，他今天的演说在语气上是更温和一些了，这可能表明总的形势已有某种改进。

154. 现在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退缩的时候，现在是争取国际谅解、国际善意和国际合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必须肯定地认识到，正如巴西代表刚才所指出的，现在处在危险状态中的不仅是近东的和平和拯救近东各民族脱离战争灾难，而且我们大家保证支持的这个世界组织的有效性也处在危险状态中。我们寻求一个符合所有国家主权的解决办法，因为用联合国宪章的话来说，我们大家都保证捍卫“大小各国平等权利……”。再用宪章的话来说，我们也保证“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及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我们一定准备好去同秘书长以及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去同大家一块工作，来拯救和平，获致公平的解决和恢复联合国的权威。

155. 我们的目的必须是这些。从我国来说，现在我可以这样讲，从一开始，我们就在联合国体制内寻求解决的办法。现在这还是我们的目的。我确信大家都会参加这一国际性的努力。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么即使在这样晚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把今天面临的大量流血和灾难性冲突的危险转变为理智和法律统治的胜利。我们同时还能创造世界的稳定秩序而大大前进一步。

156. **主席：**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157. **拉斐尔先生（以色列）：**五月十三日，星期六（刚刚两星期以前），开罗街头响彻着坦克的声音和激动人群的呐喊声，这些人群是被啦啦队长们高唱“我们要同以色列打仗”而聚集起来的。

158. 我们在以色列以超然的心情看着这一景象，认为这不过是沙文主义疯狂的再次爆发。这种沙文主义的疯狂，是阿拉伯军事独裁政权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是坦克和行进中的纵队并没有返回兵营，而是作为沿以色列南部边境的大规模军事集结的先头部队开往了西奈。

159. 当这一军事机器以越来越大的势头运转

时，埃及的宣传机器也大肆威胁以色列，责备我们在北部边境已经调动大规模部队以准备向叙利亚进攻。

160. 虽然这种宣传的捏造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国政府仍然训令我通知秘书长，这些宣传是毫无根据的。正如秘书长在他给安理会的第一个报告〔S/7896〕中所肯定的，我在五月十五日曾向他传达了我国政府的保证：以色列没有在任何地方集结任何部队，也没有怀着侵略任何阿拉伯邻国的意图。我请求秘书长把这些保证传达给有关的阿拉伯政府。

161. 秘书长毫不延迟地根据我们的请求做了，而且还补充说，他指导该区联合国代表进行的独立调查，证实了以色列向他传达的事实。在五月二十四日安理会第一三四二次会议上，我曾提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报告中有关的一段（第9段）。尽管如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他五月二十七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907〕中，不仅厚颜无耻地重复这一谎言，而且竟然歪曲秘书长的报告。我对他的困境可以谅解，但我不能佩服他的胆大妄为。

162. 所谓以色列部队集结的这一毫无根据的指责，是埃及调动部队反对以色列的理由的拱心石，如果把它拔掉，埃及宣传的整个脆弱的大厦，就会象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垮掉。埃及宣传机器经常重复这种炼金术，企图把天大的谎言变成金色的真理。这种手法过去已经试过，而且在不久以前，它的从业者起头还是成功的，最后却遭到了灾难。

163. 转回来谈谈情况：五月十六日，即我国政府向秘书长传达这些保证的一天以后，纳赛尔总统起而反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并沿着以色列边境部署埃及的重兵。秘书长在他给大会的报告中，以他一贯的克制和礼貌，生动地描绘了埃及当局态度和行动的图景。一个最后通牒发表了，而且在递交通牒的同时埃及部队接管了紧急部队所占的阵地，甚至还开了炮来加快撤退的速度。随着紧急部队安全地撤出，更多的埃及部队涌进西奈。这时，形势就变得严重了。

164. 以色列的防御部队仍处于正常的和平状态中。但是鉴于这些突然的和具有威胁的行动，我国政府被迫采取了有限的预防措施。

165. 五月二十二日，秘书长警觉到形势的迅速

恶化，动身前往开罗。当他还在途中时，纳赛尔总统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的国际航道。

166. 秘书长到达开罗时，他发现自己不仅面对封锁的既成事实，而且还受到向他高喊“我们要同以色列打仗”的同样是被聚集起来的人群的欢迎。接着就宣布封锁措施已经生效，国际航道上已经布雷。

167. 秘书长比预期要早一些返回了纽约，现在他的报告已经提给安理会；他在报告中说：

“我去开罗途中获悉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限制船只在蒂朗海峡航行的决定，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海峡的自由通行，是以色列政府认为与其利益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之一。……在开罗时，我提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注意可能由于限制船只在蒂朗海峡无害航行而引起的危险后果。在这方面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并希望不要采取轻率的行动。”[S/7906，第10段。]

168. 这就是纳赛尔总统对秘书长向他作的建议的回答，五月二十六日他说道：“沙姆沙伊赫意味着同以色列的真正对抗。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就意味着我们要准备同以色列进入全面的战争。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这些话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169. 正如秘书长本人已经指出的，重要而紧急的事实就是，蒂朗海峡的形势说明了对和平的极其严重的潜在威胁。

170. 我国政府的立场，已经由以色列外交部长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六六次全体会议上以毫不含糊的词句表达过了，我在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安理会第一三四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又重复了那一声明。今天我愿意用极其庄严的词句再次肯定：这就是以色列政府的立场。对在这些水域航行自由的任何干涉，都是一种攻击性的行动和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都是对所有国家无阻碍地使用这个国际航道的主权的侵犯和对国际法的严重违背。

171. 今天对于说到的这条航道的国际性质是丝毫不容争辩的。因为十年以来，它曾不间断地使用

着；几十万吨船只及其各种货物，在许多国家（包括以色列）的旗帜下自由地往来着。

172. 我想提醒一下，承认蒂朗海峡具有国际性质和承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已成惯例，乃是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有重大海上利益的国家，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大会第六六六、第六六七和第六六八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声明。这些国家中著名的有美利坚合众国、阿根廷、法国、联合王国、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比利时、加拿大、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和丹麦，等等。

173. 针对埃及政府最近的片面而专横的行动，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发表了更多的毫不含糊和语气有力的声明，不仅支持以色列在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的重大权利和利益，而且也维护它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并捍卫海洋法的完整性。

174. 面对埃及政府所作宣告的非法性，力主这些权利和保护既定法律，就是国际社会每一成员极端和迫切关心的问题。

175. 鉴于这种形势，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其在海峡入口的沙姆沙伊赫阵地上被逐出，不仅是对联合国意志的蔑视和对埃及所作诺言的违背，而且是亚喀巴湾经过十年平静之后又恢复交战状态的一个信号。

176. 这支紧急部队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呢？它在沙姆沙伊赫和加沙的主要任务，就是务使埃及不干涉航行自由，并阻止恐怖主义者和打劫者越过以色列边境。紧急部队在这两项任务上都表现得很出色。对这支部队的官兵如此忠诚地执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维护和平的使命，以色列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表示敬意。

177. 从我所说的可以清楚地看到，联合国部队在以色列并无任务要去完成。亚喀巴湾的入口处并不在以色列，而且打劫者和渗入者也不是从以色列领土出动的。

178.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如此厚颜无耻地采取了宣布和实施的交战政策，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中东当前的和其他一些危机形势的根本原因。

179. 这种交战使得停战协定变成了一纸空文。

对埃及 - 以色列全面停战协定的两项主要的违反，就是拒绝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和亚喀巴湾航行自由。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五一年九月曾裁定：这种交战的作法和封锁是同停战状态不能并存的。

180. 联合国裁定交战状态是同停战状态不相容的，但埃及却想利用停战协定和联合国机构作为一种掩护，以便继续进行停战协定所正要终止的那种交战状态。秘书长报告说，纳赛尔总统保证，他所要的只是“恢复一九五六年以前的状况”，这种表面上无害的话的真实意义也就在此。恢复什么状况呢？这就是对苏伊士运河的非法封锁；有组织的游击队匪徒的武装袭击；以及对蒂朗海峡自由航行的非法干涉。以色列政府将不允许恢复这些状况。

181.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不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提出的那种陈腐的辩解和虚构的控诉的混合物。

182.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向安理会详而又细地陈述了他对过去二十年历史发展的看法。这是一种以编造虚构和转移视线来欺世惑众的伎俩。不幸的是，他忘记提到决定以后事态进程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埃及和另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侵入了以色列国，它们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了直言不讳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以色列的领土和破坏它的独立。这种侵略行为悍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色列人民进行了抵抗，并且把它打败了。正是这种想消灭以色列的没有得逞的企图，成为后来事态发展的基本原因。阿拉伯对以色列的这次入侵，当时被安全理事会主要成员国正确地称为“侵略”，后来的一切都可以直接追溯到那次侵略，而且只能追溯到那次侵略。

183. 如果对埃及当前的目标还有什么怀疑的话，纳赛尔上校自己已经消除了这方面最后的一点痕迹并丢弃了一切借口。他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对阿拉伯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演讲中，已经透露了他的真实意图——这对以色列或那些知道中东真相的人并不新鲜，但却使那些认为自己是同一位负责任的领袖打交道的人感到震惊。这就是他说的话：

“阿拉伯人民要打仗。

“当我们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等待一个适当的日子，因为如果我们同以色列进入战争，我们就应当有必胜的信心，并采取强大的措施。我们并不是说着玩的。

“最近我们感到，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同以色列交战，靠真主保佑，我们会取得胜利。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决定采取实际的步骤。

“联合国紧急部队要根据我们的愿望呆下去，并一直呆到我们准备好为止。我有一次说过，在半小时内，我们就能叫联合国紧急部队‘走开’。这也就是已经真正发生了的事情。

“这次战争将是一次全面的，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摧毁以色列。”

184. 对这些威胁之词就不需要任何解释了。在我们这一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愚蠢的独裁者们会走得有多远，会使人类（包括他们本国人民）遭受多大的灾难。联合国是从一个独裁者疯狂行为的屠场中诞生的，在不太晚的时候，能否希望它真正捍卫自己的原则，并制止纳赛尔总统所已采取的路线？受过艰难和压迫锻炼的以色列人民，坚定地、有决心地和团结地站立着，将不害怕保卫他们的自由与独立。

185. 恢复理智还不嫌迟。以色列政府认为，在当前的危机中，应该采取五个直接的步骤：应该停止反对任何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一切煽动性声明和威胁；应该严格遵守宪章中的非战义务；军队应当撤退到本月初的阵地；一切形式的武装袭击、破坏行为和恐怖主义都应停止，有关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一切步骤来防止它们的领土被用来进行这些敌对行为；对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的任何船只都不应该进行干涉。

186. 如果迅速地采取这些步骤，令人十分忧虑的时日就会消失，当前危险的紧张局势就会缓和。

187. **主席：**我的名单上还有三位发言者。不过，在我们继续下去以前，我向安理会建议休息十分钟。

188.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我们今天听到一些代表团的发言，它们就讨论的问题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办法和理解。发言者名单上只有三个代表团想要说明它们的观点了。苏联代表团是其中之一。

189.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诸位代表，在今天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休会以前，让我们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认为，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是在现在发言，而不是在别的什么时候或哪一天。

190. **主席**：本主席的意思是会议继续进行下去，让发言者都发言完毕。不过，由于钟点的关系，我认为不妨休息很短时间。事实上，已有人向我建议，我们休息短短的十分钟；我确信，诸位安理会代表会看到那样并不会妨碍在休息过后将要继续下去的我们会议的进程。如果有非常坚决的反对意见，我将不强求那样做，但我建议我们休息，到六点钟马上继续开会。我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有人向我提议，短暂的休息能够使我们更聚精会神地去听取随后的发言。

191.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我只想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某些代表团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种重要的决定，是哪些代表团感到不能再听取少数几个发言者的讲话，不能让安理会把工作继续进行下去。那些原因一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要在此刻中断我们的工作，那就表示我们对眼前的工作并非十分重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些原因，因此我想了解它们都是些什么。

192.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是罪人了。如果要求谈原因，我只能说，我认为不好讲出来。

193.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参加这个最重要机构的会议，有时候我们感到，有谁在尽力使我们去同某种阴间世界进行对话，因此便有某种声音在要求我们接受无名氏的含糊不清的意见。

194. 我们已经有机会指出，我们这里都是活人，要同活人谈话，我们不懂为什么活人——不论他们占有的是什么席位，即便是主席的席位——要想把手伸给死人。我们感到更难于理解美国代表所作的解

释，他认为我们所以应该中断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是由于某种神秘难言的原因。

195. 这里显然没有戏剧效果存在的余地，合理的做法是，安全理事会代表们要毫不耽搁地继续进行认真的讨论。

196.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觉得我的朋友费德林先生感觉异常迟钝。我撤回我的要求。

197. **主席**：我想说一下，本主席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任何代表所提的类似要求都是一律看待的。但是，如我已经说过的，本主席对于这种休息不予坚持。既然那种要求已经撤回，那么我请下一个发言者——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198.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我国代表团觉得，安理会有义务感谢和称赞秘书长做出的有价值的、诚恳的努力，由于这些努力，他写成了那份已经提交给我们的明智的、均衡的报告，这份报告按照最后列入我们议程的项目，正在审议之中。

199. 在我们前些时候就这件事在安理会作的发言中，我们曾经提出，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大家先看到秘书长提出的报告，然后再着手实质性的讨论。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这份报告没有使我们的希望落空。

200. 秘书长因为在环绕着中东危机的困难与复杂的情况中尽了最大努力而应当受到称赞。在他就这件事进行的整个交涉中，他至今作出的努力以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都清楚地表明他是多么客观和苦于用心。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象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对于作为他的高级职务基础的世界信任以及宪章精神都是忠实的，这种宪章精神对于他以及我们来说，是一切国际行动的指导方针。这就是我们盼望秘书长应做的事，而他符合了我们的希望，所以应当受到称许。

201. 秘书长的工作被称为世界上最难办的工作，而那些在急于盼望迅速取得成果方面要求过切的人们，或那些安心对秘书长的行动提出恶意批评的人们，都必然要加重他的职务所固有的困难，而且使原已很难办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化。无论如何，如果国际社会真地想要使秘书长成为一个起作用的和平仆

人，它就应该给予他不断的支持，就应该随时准备严肃地考虑他的建议和忠告。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使秘书长具有必要的权威和威信，从而使他可以为解决世界问题有效地贡献力量。如果我们能做到象这样地给秘书长以帮助，我们就能使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这种对于联合国的坚定的献身精神和坚决的支持，当然应该是包括大小国家在内的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可以随时提供的。

202. 没有必要强调主要大国即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和合作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因为国家越大，它担负的责任也越大。麻烦的是，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养成这样一种危险的习惯，即把秘书长看成是一种单人消防队，它在不是国际危机的那些时候对之不加理睬，然后，在国际危机的这种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它竟期望秘书长和联合国通过某种奇迹或魔法去解决困难的和根深蒂固的种种问题。

203. 只要这种对待联合国作用的矛盾态度继续下去，只要在我们——我说的“我们”是指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还没有打算从各个方面来支持联合国并给秘书长以完全的和坚决的合作的时候，这个世界看来就注定要生活在紧张局势、惊慌不安和你争我夺的恶性与危险的循环之中，而这种状况不断发展下去，最后必然要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本身，而维护这一事业却是本安理会的基本责任。

204. 我国代表团正是怀着这些想法和意念对现已提交安理会的秘书长报告作了研究的。如果我们对这份报告的实质要妄加评论，那么我们就不是公平地对待秘书长的努力，也不是帮助我们想要维护的这种和平事业。

205. 我国代表团象安全理事会本身一样，需要时间来研究和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的意见难免是初步的，并且不包括对于该报告的任何实质性的审查在内。

206. 正如前些时候我曾有机会说到的那样，我们觉得，在目前情况下，秘书长是做得对的，并且在处理的态度方面表现了我们对他的人品所了解的那种镇静的尊严。他在报告中所概述的那种行动方针理应受到安理会的重视和支持。

207. 此外，在我国政府方面，它赞成秘书长处理这个问题的总的方针和目的，我们并且同意他关于要赢得时间的考虑，如他自己所说，要取得“喘息时间”，同样如他所说，这种时机“将会使紧张局势从目前爆炸性的高度逐渐降低下来”〔S/7906，第14段〕。在安全理事会，实际是在联合国，我们有责任单独地和共同地做出最大的努力，去帮助秘书长赢得时间，并且创造一种使安理会能够开始采取适当的主动的气候，以防止军事冲突，这种军事冲突，按照秘书长的估计，会“不可避免地在近东引起普遍的冲突”〔同上，第12段〕。

208. 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所考虑的意见，即需要有一个喘息的时机，以便安全理事会可以研究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因此，安理会可以很好地把注意力立即集中在报告以及其中的建议上面。因此，在我们看来，现阶段首要的目标应是避免冲突和任何可能导致对抗的步骤。考虑到这个迫切的目标，同时为了赞助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概述的他的种种努力，我国代表团准备参加拟订致一切有关方面的紧急呼吁书的工作，要求它们实行克制，不要采取任何会引起对抗和冲突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全都避免了，则安全理事会就可以继续执行自己在该地区维护和平的紧急任务了。

209. 我无须多说，如果要使这样一种呼吁的重要意义不被抛掉，那它就应得到安理会全体一致的支持。这样就更加需要我们团结一心地、目标一致地进行努力，以便达到这个目的。

210. 如果今后有需要，我保留我国代表团发言的权利。

211.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在五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三四一次会议上，我曾表示意见，安理会应等待从秘书长那里得到关于他在开罗会谈结果的报告，然后再对议程上的事情进行审议。我们感到——随后发生的事情使这种结论得到印证——在秘书长就这些争端进行棘手的外交谈判的时候，公开地把这些争端张扬出去，是提供不出什么有用的意图的。

212. 我国代表团要向吴丹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他为了和平以及履行自己繁重的职责，以不偏不倚的

态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赞赏他对于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在当前危机中表现出的政治家风度。

213. 在他五月二十六日的报告[S/7906]中, 秘书长谈到有关西亚当前局势的一些问题, 提出一些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他还提到通过各当事国彼此同意而能够加以采取的其他一些可能的步骤。

214. 安全理事会正在开会探讨涉及西亚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存在已有多年, 而现在已变得危险了。我们对于这种局势深为关切。

215. 该地区存在着好几个会使和平受到危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已经提出, 但是重要的在于认识到这一点: 必须从该地区悲剧性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安理会遵照宪章负有维护和平的主要责任。在我国代表团看来, 我们眼下应该把力量用在抑制和缓和紧张局势上, 以取得如秘书长所说的“喘息时间”。有了这种时间, 安理会就能够利用它来争取缓和, 来寻求巩固该地区和平的种种办法。

216. 秘书长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 提出了或许实质上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那种可能的行动方针。他说:“在当前形势下, 这样做毫无问题是会有用的, 即如果以色列政府准备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并且重新参加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同上, 第 15 段。〕同样, 在报告的另一段, 秘书长曾经重述他前些时候的建议:“这样做对于在以色列-叙利亚边界线保持平静是非常有用的, 即如果双方都重新参加既举行当前紧急会议而又举行通常会议的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同上, 第 16 段。〕

217.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些有价值的建议。下述事情是有案可查的: 在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无法取得任何具体结果时, 埃及-以色列混合停战委员会则是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完全没有起作用。以色列-叙利亚和埃及-以色列以及其他混合停战委员会全都是根据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所签订的全面停战协定的条款建立起来的。我们认为, 各种全面停战协定的条款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完全加以遵守。在这一方面, 安理会能够依靠加强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这一机构而起到特别有用的作用。

218. 我国政府关于基本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印度外交部长曾在议会谈到这一点。我不想在此阶段详细谈论属于实质性方面的问题, 而只想简单地重申一下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219. 首先, 在要求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方面,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只是在行使自己的主权。秘书长同意撤出是做得正确的、明智的。印度外交部长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议会曾说:

“印度不能参与任何会使联合国紧急部队变为占领部队的做法, 印度政府也不赞成联合国紧急部队不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同意而继续留驻该国, 无论如何, 不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同意, 印度部队是不能再继续参加联合国紧急部队的。”

220. 其次, 我们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以采取某些准备的预防措施的原因是了解的, 并且注意到它们都是属于防御性质。关于这一点, 注意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报告的第 9 段是很有用的。

221. 第三, 所有当事国都应完全遵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全面停战协定的条款。

222. 第四, 关于亚喀巴湾, 印度外交部长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曾在议会说过:

“就印度政府来说, 我们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主张亚喀巴湾是一个内陆海, 进入该湾的入口位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的领海范围之内。我们现在坚持这种看法。”

我们认为,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应该因为蒂朗海峡而企图依靠武力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主权进行挑战。最理想的是能有一个暂订条约, 可是不管作出怎样的安排都必须限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权的范围之内。

223. 最后, 我们诚恳地希望该地区的和平将得以保持。我们有责任赞助秘书长和所有会员国为争取缓和所作的努力, 只有这种缓和才能导致西亚和平的巩固。

224. 我们热诚地希望看到在这个地区象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并且和平得以确立。

这里无疑存在着许多困难，可是我们赞同秘书长的主张：联合国不管这一切困难，能够而且必须坚持努力，来为这些问题找到合理的、和平的以及公正的解决办法。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现在和将来都乐于为在西亚求得和维护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提供自己充分的合作。现阶段需要做的事情是，各有关方面都要运用最大限度的克制，以便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办法来维护和平。

225. 主席先生，我保留再度发言的权利。

226.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收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把下列事项作为极端紧急的事情列入安理会的议程，该事项题为：“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它的一再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并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动。”

227. 如众所周知，苏联代表团在前些时候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对于近东出现的局势已经作过原则的估计。我们曾经特别指出，正在世界这一地区发展着的形势是使人们有理由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利益感到担心的。必须注意这一事实：以色列再一次作为对危险地加剧紧张局势负有责任的真正的罪犯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如果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某些正企图在阿拉伯各国恢复殖民压迫的帝国主义集团的鼓励，以色列当然不能象它正在做的这样来行事。这些集团在目前情况下无疑是把以色列当成它们的主要武器，用以来反对正在实行民族独立自主政策和抵抗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的阿拉伯国家。

228. 美国代表今天又一次把美国宣传所特有的种种戏剧手法搬了出来，从他的言谈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到华盛顿是在保护谁，是在企图谴责谁。美国代表称赞艾什库尔先生的发言，同时又毫不掩饰美国认为是谁应对目前的危机负责。万分遗憾，华盛顿竟如此尽力偏心地保护以色列的侵略和极端主义集团势力，而且它竟通过向双方都提出虔诚的呼吁的办法而继续不停地在给予那些势力以慷慨的援助。

229. 美国代表对于特拉维夫的要求极力给予鼓励，以致它竟认为可以在这里对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的某些段落加以解释，而所使用的言词无论如

何都不能被认为有丝毫是对的。我们愿意就这一点指出，秘书长的报告不需要有人来解释，而且当然不需要有人对它作出故意歪曲基本问题的解释。

230. 美国代表非常自我陶醉，居然大谈特谈起联合国宪章的某些条款来了。但是，这里特别不是你们华盛顿大喊大叫的地方，也不是你们扮演我们联合国宪章的拥护者以及它的完整性的保护者的角色的地方。谁都清楚，在各个地区以及在从拉丁美洲到亚洲的各个大陆上，日复一日地嘲弄着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正是华盛顿。

231. 美国代表对近东局势表示伤心，就在那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最近曾经行使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遗憾的是，美国对于大洋彼岸的干涉主义者在世界另一个地方残酷无情地摧毁和平城市与乡村，杀害成百成千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却并没有表示任何慈悲心肠或惋惜。但是，这种可怕的军事野蛮活动场面是正在外层空间的行星上(美国发言者也曾提到这点)还是正在我们的地球上扮演着呢？或者，那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用不同材料做成的，因而就他们说来，野蛮对待是许可的呢？

232. 按照维护近东和平与安全的利益的观点，安全理事会是了解那些引起关切的事实真相的。由于以色列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行动而造成的近东形势，是安全理事会时常讨论的题目。

233. 我们都记得，一九六六年七月和八月，安理会曾经相当详细地审议过因为以色列对叙利亚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约旦，成了以色列明目张胆侵略的牺牲品。关于这一点，值得回忆一下，安理会曾经谴责以色列对约旦的侵略，并且提出过警告：如果再发生此类行动，它将不得不对以色列采取严重的步骤。可是，不管这种严重的警告，以色列还是不愿放弃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挑衅和军事冒险的政策。这里必须提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发生的那种武装事件，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以色列方面甚至动用飞机、坦克和大炮对叙利亚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

234. 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这些行动还是附有声明的，这些声明确认以色列渴望从实力地位出发并

依靠武力来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分歧。大家都很清楚的事例是，以色列总理和以色列参谋总长曾先后宣布，四月七日的武装进攻不会是最后一次，以色列本身将有自己的行动自由去选择进一步采取这类行动的方式、方法和时间。以色列统治集团最近的言论充满了同样威胁性的咆哮。

235. 在今年四月七日以色列部队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领土发动武装进攻以后，特拉维夫继续在该国加剧军事精神病态的气氛。包括外交部长埃班在内的主要政治家们公开号召以色列对叙利亚采取大规模“惩罚性的”行动，并且给它以“致命的打击”。

236. 以色列议会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五月九日作出决定，给予政府一切权力去从事对叙利亚作战。以色列部队已经调往叙利亚边境并进入战时状态。已经宣布实行全国动员。

237. 我们今天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以色列是有保护人的，他们不仅对以色列的军事冒险给予精神鼓励，而且准备提供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以色列总理在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记者时在这方面所作的答复（在四月十七日那期的该刊上已有报道）是颇为意味深长的。问到如果以色列受到邻国的攻击，它是否盼望得到美国的帮助，该总理回答说：“当我们向美国要武器时，我们得到这些许诺，并且被告知：‘不要浪费你们的钱。有我们在这里。有第六舰队在这里。’”

238. 正如安理会代表们都很了解的，特别是近东人民都非常清楚的那样，时常正是当针对该地区某个国家的新的挑衅行动在准备着的时候，那支美国舰队便带着明白的意图访问近东各港口了。近东各国人民都知道这些被称为“礼节性的访问”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并且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历次访问的情况。

239.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如果华盛顿和伦敦真正想要缓和近东的紧张局势，那么，比方说，它们首先就应当把自己的舰队撤出地中海，这些舰队是构成世界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最严重的原因之一。

240. 非常有象征性的是，在最近几天内，有人又一次提起“真空”势力这个臭名昭著的概念，这种概念据说是在先前的殖民主义国家在近东大多数国家失

去了地盘以后在该地区制造出来的，而美国认为它应该去填补这个“真空”。

241. 就在今天，纽约时报专门就这种厚颜无耻的新殖民主义概念发表了一篇极其冗长的社论，吹捧在地中海充当警察角色的美国第六舰队，同时惋惜美国没有在苏伊士以南也使用同样的棍棒。

242. 谅必人人都知道，美国海军舰队在地中海，同样也在世界其他地区，在别国（其中包括离北美大陆几千英里的苏联在内）海岸附近进行预谋的挑衅行动，目的就在于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这些在别国领土附近进行的危及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冒险主义的挑衅性的越轨活动难道现在还不是制止的时候吗？

243. 安理会某些代表企图指责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进行公开军事威胁面前采取保卫自己安全的步骤是使近东局势恶化的原因，人们对此只能感到震惊。只要研究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和逻辑性，就足以完全清楚地证明，阿拉伯国家采取的这些步骤是对以色列的恐吓和以色列部队在叙利亚边界附近危险的集结的合法回答。

244. 纳赛尔总统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声明中说：

“五月十三日我们得到准确的情报，以色列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约十一到十三个旅的大量武装部队。这些部队分为两条战线，一条在太比里亚斯湖南面，另一条在湖的北面。

“以色列当时的决定是在五月十七日发动对叙利亚的侵略。五月十四日我们采取了我们的措施……。”

245. 在以色列违反停战协定、对阿拉伯国家这样经常发动侵略行动以后，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再次调兵遣将感到不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充分理由的。

246. 今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科尼先生已经充分说明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的立场。

247. 苏联曾经反复提醒以色列政府注意这个事实：以色列多年来对邻国所采取的冒险政策是充满着应由特拉维夫完全负责的危险的；同时以色列极端主义军事集团如果不以冷静的政治考虑来克制自己，而

要在当前紧张局势中逞能的话，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248. 苏联代表团认为，它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大声疾呼地提出警告并且指出，那些把以色列推向深渊边缘的人没有认识到，点燃军事冲突比扑灭它要容易得多。

249. 苏联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谴责那些反对阿拉伯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苏联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各国人民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在为保卫自己不可剥夺的独立自主权利而加强自己的安全上所作的合法努力。

250. 关于这一点，我想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发表的声明中摘引一段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样是关心近东局势的紧张状态的。这个声明特别谈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强烈地谴责帝国主义反对阿拉伯国家的种种活动。

“和西德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反阿拉伯政策相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现在和过去一样强烈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挑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谴责西德联邦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出版物上有关反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以及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阴险宣传。”

251. 苏联政府确信各国人民对于在近东煽动军事冲突并不感觉兴趣。只有一小撮殖民主义石油垄断者及其依靠挑衅行动和冒险行动发财致富的走狗们才会对这种冲突感觉兴趣。只有帝国主义势力以及追随其政策的特拉维夫才会感到兴趣。

252. 在这些情况下，为保卫自己合法权利的阿拉伯国家面对着以色列最近的恐吓是表现出了适中态度的。至于特拉维夫的军国主义和极端主义集团是否会冒险越过危险线，这将主要取决于以色列背后的那些操纵者。

253. 苏联政府正在十分密切地注视着近东事态的发展。它所依据的前提是：由于该地区直接毗连苏

联边境，因此维护那里的和平与安全就是符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的。

254. 苏联认为，在已形成的形势下，安全理事会这个根据联合国宪章首先对维护国际和平负有责任的机构应该坚决谴责那些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挑衅性行为为和威胁。

255. 在安理会第一三四二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对加拿大和丹麦在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所谓倡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且提出了对它的看法。我们当时的看法和现在一样，认为这两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呼吁是正由某些势力人为地操纵的一个运动的一部分，而它们的真实目的同真正关心近东和平与安全毫无共同之处。

256. 加拿大和丹麦目前的倡议象一滴水一样也反映出那些帝国主义集团的不满情绪，它们在不太久以前还认为自己是近东的主人并且一向在那里随心所欲地部署自己的军队，但是随后——由于主权国行使了自己的合法权利——被要求离开那个地区了。

257. 甚至在今天的讲话中，某些西方国家代表还为如下的事实流出了不可抑制的痛苦的眼泪：很久以前就为之敲过丧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军事分遣队已经不得不放弃它们在外国领土上所珍爱的“战略部署”。

258. 苏联代表团当然没有支持并且也不会支持任何类似加拿大和丹麦提出的这种倡议。

259. 西方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大喊大叫并且啰啰嗦嗦地卖弄口舌，表示它们对近东的关心；要是它们真的对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感兴趣，那么它们所必须做的就是命令它们专横的帮凶——就是特拉维夫的极端主义的军事主义集团，它们的政策是近东局势不断恶化的原因——在这种危险恶化的局势下遵守秩序。

260. 从这一切看来，苏联代表团确信，如果安全理事会现在要认认真真地考虑正在发展中的近东局势的话，那么就er必须联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向安理会提出的理由充分的控诉一并考虑这种局势。

261. 在目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已经收到一份

指出近东紧张局势真正起因的控诉；而坚决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申诉的苏联代表团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问题应该得到优先权，并且应由安全理事会立即进行审议。

262.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在现阶段和今晚的这个时候，我只想说，前面一些发言者的发言只是强调了您，主席先生，和一些安理会代表已说过的关于在下阶段安理会有必要注意和加强在今天提交给我们的秘书长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报告〔S/7906〕中的呼吁。我特别记得第14段。

263. 目前确实最急需的是一切有关国家采取特别的克制态度以便能有喘息时间为当前的危机寻求一条和平的出路。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曾经极力主张让紧张局势“从目前爆炸性的高度”平息下来。秘书长也曾概括了一些可能为安理会采用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我肯定，这种缓和是他和所有安理会代表在现阶段所热诚期望的。

264. 从秘书长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出安理会承担着很繁重的责任，同时有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要去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安理会采取几个代表团今天所建议的那样一些临时行动作为联合国今后采取更具体的行动的序曲是最为理想的，那时秘书长无疑将要举行的协商——在安理会理事国之间以及在直接有关的当事国之间的协商——可能就下一步应该确切地采取什么步骤的问题取得最大程度的谅解。但我确实希望及早就呼吁的要求达成协议，正如今天下午某些代表团所建议的那样。

265.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想在行使答辩权时对苏联代表费德林先生的议论提出几点意见。我十分愿意让安理会代表来判断是谁关于议程项目的发言在语气和内容方面表现得最不偏不倚——我的发言还是费德林先生的？的确，会议记录将证明我的发言是同我们保证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阿拉伯和以色列都一样）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一致的，并且我曾谈到我们热切期望同近东所有的国家搞好关系。在他的议论中我没有看到有任何象这样公平的话。

266. 同样非常有趣的是，在试图谈论议程项目时，我只有一次提到苏联，而且当时只是限于与事实有

关的发言，即苏联曾坚持关于公海自由权的国际惯例。

267. 与此相反，费德林先生的发言充满了对我国的诽谤言论，我拒绝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发言。那种类型的发言对公平解决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毫无帮助。费德林先生发言的显著之点是实质上完全没有提到秘书长的报告，而实际上安理会任何其他代表都强调该报告是我们能够用来决定我们从这里向何处去的最好的指导路线。费德林先生的发言使局势热化而不是使之冷却下来。它把我们对眼下问题的注意力引向别处。我深感遗憾地说，它不能促进我们寻求一个合理的、和平的和光荣的解决办法。

268.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苏联代表在这种性质的讲话中经常塞进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他在讲话的引言中企图把越南问题拿到本安理会来讨论，虽然这个问题不属这次会议的议程。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经美国要求，上述问题已被列入安理会议程时，苏联则又反对安理会审议越南问题。假使苏联代表同意在本安理会不仅讨论而且投票表决越南问题，并且假使他撤回反对安理会审议该问题的意见，那么我在任何时候都会非常高兴地去奉陪他。

269.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曾努力注意倾听美国代表刚才的发言。我们尽力去理解他对苏联代表发言的答辩的含义。从美国代表前些时的发言和他作为澄清事实的这一次的发言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一清二楚的，即美国代表团正在企图把注意力从主要问题上转移开去，从已经发生的有关近东危险局势的问题的关键转移开去，并且正在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把注意力从特拉维夫对阿拉伯邻国犯下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上转移开去，同时力图把讨论引向旁征博引和其他一些合法策略的范畴中去。

270. 但是，正如我们前些时候说过的，饶舌术，不管施展多少，也不管要多少花招，都掩盖不了由于华盛顿的共谋、参与或煽动所形成的这种局势的严重性。同时，假使美国代表能够照一照镜子，看看美国正在远离自己领土的亚洲大陆上所进行的残酷战争，那么，正如格言所说：“假使该怪自己，那么就不要去怪镜子。”

271. 当然，我可以使用很久以前丰富了我国文学的那位不朽的天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的原话。但是我想情况很清楚，不需要去借用诗句，因为我可以肯定，这是每个人从小学课本中就都熟悉的。

272.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273. **拉斐尔先生(以色列)：**苏联代表以为他一再对我国和我国政府进行无根据的非难是得计的。他谈到种种挑衅行为、军事集结和以色列领导人的恫吓言论。我在五月二十四日安理会第一三四二次会议上已经提请他注意秘书长的报告，该报告用清楚而不可否认的言词反驳了关于以色列军队集结的断言。苏联代表曾谈到以色列实行动员，但煞费苦心地避而不提这一事实；只是在埃及在西奈和沿以色列边境调动了几个师以后，以色列才采取了防御措施的。

274. 苏联代表用纳赛尔总统的捏造作为他的证据的根据。他宁可听信杜撰捏造而不听信秘书长的客观报告。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苏联代表所标榜的那类公平。如果他能对中东事务只采用一种适中的公平标准的话，我确信他的国家也会对那个受折磨的地区建立和平环境作出较大的贡献。

275. 苏联代表提到以色列的挑衅行为。但它们是什么呢？是破坏以色列的道路，炸毁和平乡村的房屋，伏击和杀害正在耕作的农民吗？这些都是挑衅行为，都是我国人民许多年以来所一直遭受的敌对行为。这些行为是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对记者声明中的主题，当时他说：

“我必须说，在最近几天，很不幸，法塔赫型的事件有所增加。那些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边界附近，并且是很悲惨的，特别是因为，就事件的性质看来，它们似乎表明那些肇事者所受的训练比过去在法塔赫事件中通常见到的更为专门。那种类型的活动是阴险的，无论形式和内容上都是违反停战协定的，并且是威胁该地区和平的。所有有关的政府根据全面停战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同时为了和平，都有义务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来停止这类活动。”

276. 秘书长最近在五月二十六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7906]中，再次提醒注意阴谋破坏和恐怖活动的危险作用。

277. 苏联代表提到以色列政府领导人的言论。我知道费德林先生在东方文学方面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我不知道他渊博的学问是否也包括希伯来知识在内。也许是由于他缺乏我们希伯来语言方面的知识，所以才使得他误解了以色列政府领导人的言论。我提请安理会代表仅仅追查一个事例。

278. 费德林先生提到外交部长埃班的声明，我这里有这个声明。埃班先生说：

“如果叙利亚政府以为它发现了一种进攻以色列而免受惩罚的方法，那么它就再错也不过了。以色列-叙利亚混合停战委员会的真实的或虚假的会议并没有为凶残进攻和阴谋破坏以色列创造解禁季节。以色列政府将采取和贯彻任何它认为是必要的步骤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居民的生命，不管混合停战委员会会议的正式态度如何。”

279. 我相信苏联代表有机会看到阿拉伯领导人的言论。因此，我只从无穷尽的那类恐吓言论中引用一段。我读一段叙利亚国防部长阿萨德将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的最近讲话。他说：

“叙利亚部队已准备好要开始进行解放战争，并且摧毁在‘我们的’阿拉伯家乡盘踞着的侵略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等待良久的叙利亚军队一致决心进行这场战斗。不过，军队一直在等待政治领导人的信号。作为一个军人的国防部长认为，解放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至少需要采取最低限度的手段，以确保给予以色列以惩罚性的打击，那样将使它恢复自己的明智，并且迫使它屈辱而失败地跪下来。”

280. 这位叙利亚部长自负地承认，叙利亚飞机自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来，为了侦察和其他目的，曾经侵入以色列境内达几十次。最后一次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叙利亚飞机曾深入以色列领空达几十公里。

281. 我可以继续引用这些话，但是时间已经晚了，同时安理会各位代表都充分了解这些言论。我早就认为反驳苏联代表一再重复的无根据的辩解的时机已经成熟。

282.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的同事和

朋友费德林先生说我们的发言含义不清。我愿意为他澄清一下。

283. 美国反对任何人参与中东的交战行为和暴行，不管他们的政治思想或结盟可能是什么。我们尊重他们对自己政治体系的权利和建立他们自己的联盟。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支持秘书长的呼吁，即要求一切当事国运用特别的克制态度，抛弃好战态度和避免一切其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让安理会来处理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寻求解决办法。

284. 苏联能否讲这同样的话呢？

285. **主席：**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286.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我本来不想在今天发言。其实，我准备了一个发言，当我准备的时候，我想它是足够了。安理会的代表明天听到我的发言时将能加以判断。

287. 不过，在分别听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科尼先生和以色列代表所作的发言，并且比较他们的语气时，不夸张地说，我确实感到惊讶。我们大家都听到了这两个发言，我们全都能够自己作出判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在论证他的问题时是具有克制、理性和逻辑性的。我想任何教授和教师在研究我们正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时，都会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是在说明一种观点并且在论证那种观点。

288. 但是，以色列代表一开始就表现得象大学一年级学生那样，描写开罗街道上的群众唱着“我们要战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接着他又使用了最富于侮辱和最傲慢的语言，把纳赛尔总统说成是“独裁者”等等。我们大家都记得他的话。

289. 我记得，在安理会这一连串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埃塞俄比亚代表曾经呼吁我们不要使用尖刻的语言。我认为以色列代表所使用的语言不仅尖刻而且傲慢。我曾经想找出以色列代表的这种语言和语气的相当奇怪的原因所在。但找不出来，而我忽然想起了昨天纽约街道上所发生的事情。河滨大街上有一大队游行队伍，我右边的小邻居拉斐尔先生站在看台上检阅这四万五千人——后来说是十万人，再以后成了十五万人——在他面前走过，嘴里唱着以色列歌曲。游

行队伍中也有军事队形。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一定使他感到兴奋，特别是当我们想到有七十多个孤单的阿拉伯人也想在河滨大街游行的时候。但是人们用西红柿和鸡蛋打他们，使他们受到污辱。所有这一切必然都使拉斐尔先生飘飘然了，他必然自以为他虽然不是一个大独裁者但也是一个独裁者。当然，当他今天坐在安理会时，他必然以为自己是一个罗马皇帝，口授作为他所要求的那种和解基础的五项要点；他是在口授他的条件。我认为拉斐尔先生不是代表一个小国家。他好象代表三个超级大国之一——虽然甚至超级大国的代表都不使用象他那样的语言。

290. 我说过我本来不想在今天发言，但是拉斐尔先生一再提到叙利亚代表的发言。我这里有整整一夹子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但是为了节省安理会的时间我只引用其中一小部分。

291. 耶路撒冷邮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一期登了下边一篇东西，标题是：“艾希科尔发出警告：四月七日行动也许不得不重复。”

“由于上月一个月就发生了十四起事件，我们也许不得不采取四月七日那样的强烈手段。”

首先，该声明中的威胁口气是一清二楚的。其次，请诸位代表注意“我们也许不得不采取四月七日那样的强烈手段”。那肯定是说，四月七日，他们曾采取过手段，并且现在又使用了那些手段。关于四月七日确切地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是我明天要谈到的基本论点之一。

292. 我手里有一篇文章的影印副本，原刊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耶路撒冷邮报上，谈到了叙利亚边界的局势：

“加利利先生说……以色列（必须）在自卫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他说，以色列必须过它自己的生活，对那些不了解我们生存条件的国家的谴责无须过分敏感。”

293. 苏联代表引用的文章是刊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那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文章说：

“答：的确，我们期望这种帮助——但我们首先依赖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不愿美国母亲们为

其儿子在此流血而哭泣。但是，我的确期望这种帮助，特别是当我把所有的对以色列作过的庄严的诺言都考虑在内时。

“当我们向美国要武器时，我们得到这些许诺，并且被告知：‘不要浪费你们的钱。有我们在这里。有第六舰队在这里。’”

294. 为了节省安理会代表们的时间，我将只引证秘书长的报告，内容如下：

“报刊和电台热心报道的其他官员和非官员的粗暴和好战的言辞，不幸或多或少是近东防线双方的例行公事。”——注意这一段——“但是，在最近几星期内，以色列发出的报告认为该国若干高级官员的言论十分具有威胁性，以致它们在这种意义上有特别的煽动性，即它们只能煽动情绪并从而加剧紧张局势。”〔S/7896, 第8段。〕

295.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以如下方式开始：

“特拉维夫五月十二日电——以色列某些领导人认定，以武力对付叙利亚也许是制止不断增加的恐怖主义的唯一办法。

“以色列对于继续渗透的任何这类反应也许是相当有力的，但却是短期的和局部地区的。”

甚至军事领导人还对军事行动进行了描述。就在那一周里，有某种神经病感染了以色列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阿巴·埃班、埃什库尔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参谋长加利利先生，他们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叫嚷要对叙利亚作战。的确，我在这里宣读的秘书长关于来自以色列的煽动性言论的声明不是没有根据的，是值得称赞的。

296. 一桩实在使我非常不解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代表们关于法治的种种说法，而以色列本身——我重复一下，以色列本身——就是建立在恐怖主义和匪徒行径之上的。哈加那创建于一九三六年，即在任何阿拉伯人攻击以色列之前。哈加那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阿拉伯人应该被赶出巴勒斯坦。那种话是有相当证据的，我将留待以后再谈。但是，为了说明作为以色列存在的基础的恐怖主义的根源，我将引证安理

事会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第五七（一九四八）号决议，决议说：

“安全理事会，

“由于联合国派驻巴勒斯坦的调解专员福克·伯纳多特伯爵悲惨的死亡而深为震惊，当时联合国代表正在圣地履行其寻求和平的使命，这件事看来是耶路撒冷恐怖主义者的犯罪集团的一种怯懦行为的结果。

“决定：

“1. 请求秘书长使联合国旗保持下半旗三天；

“2. 授权秘书长从周转资金里支出有关联合国调解专员丧葬事宜的全部费用。”

297. 一个月以后，以色列政府不予回答；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五九（一九四八）号决议，其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是：

“安全理事会，

“……

“1. 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临时政府迄今没有向安全理事会或代理调解专员提交关于暗杀事件调查进展的报告。

“2. 要求该政府早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关于调查进展情况的报告并扼要说明对于官员方面的过失或影响犯罪的其他因素所采取的措施。

“3. 提醒有关政府和当局：关于安理会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第五四（一九四八）号决议和八月十九日第五六（一九四八）号决议中规定的各方的全部义务和责任要完全并诚实地加以履行。”

298. 不久以前，秘书长写了一封信给约旦代表，谈到一九五八年混合停战委员会的一位上校即加拿大弗林特上校的死亡事件。在给约旦外长的信中，秘书长提出了安全理事会关于该问题的决议，也提出了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全面停战协定。

299. 我现在想提议，经过二十年之后，安全理

事会应该听取以色列代表关于恐怖主义者杀害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的调查结果。就我所知，凶手之一已经成了以色列国会的议员。

300. 现在我将不作进一步的评论，我想保留以后再度发言的权利。

301.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一点也不想继续评论在座各位代表的发言。如果我们再度发言，那也只是说明，我们在注意地听取这里讲了些什么，并且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事们也同样地注意听听我们讲些什么。

302. 就这点而言，我有这样一种印象：美国代表没有足够注意地听取我们极为透彻地说明苏联关于审议中的问题的立场的发言。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不会提出象他刚才向我们提的那些问题。但是既然他已经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再摆摆我们的观点吧。

303. 苏联和美国对审议中的问题的立场不同。他们在原则上是不同的。

304. 苏联曾经讲过，由于受到对维护近东和平与安全的高度责任感的激励，它谴责特拉维夫对其阿拉伯邻国所采取的侵略政策，而美国——如同我们又一次从美国代表今天发言中所听到的那样——理解问题则不同。它不跟我们一起谴责侵略的来源和原因。这就是我们的分歧。看来即便不做进一步的澄清，这也是明明白白的。

305. 就秘书长的报告而言，它已提交安全理事

会，这是不言自喻的。那么，为什么有人还应使用纯粹武断的而最终只会有利于那些继续其侵略行动的人们的解释呢？他们不去谴责并阻止特拉维夫所采取的危险路线和危险政策，反而在这个问题上互相致意并表示休戚相关。

306. 关于以色列代表所作的评论，由于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代表所作的有力的声明，我的任务就大大简化了，他澄清了以色列代表提出的许多论点。没有任何必要再来重复这些基本问题，其中包括一个纯系语言问题的论点。

307. 如同我们在发言中所指出的——我高兴地注意到叙利亚代表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澄清——我们的情报得自非常特殊的来源。我们引自美国出版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如果我们的以色列同事对用辞有任何意见，他应该把它们寄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我们相信，该刊是直接来自第一手资料获得情报的，要么来自希伯来语——他们在这方面一定有专家——要么来自特拉维夫官方代表们的口头声明，如所周知，他们的美国话是讲得很好的。

308. 最后，我想再一次说明，我们完全确认我们今天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声明。

309. **主席**：由于时间已迟，以色列代表同意到下次安理会开会时再使用答辩的权利。

310. 我相信安理会的一致意见是，我们应该在明天下午三时再举行会议。

下午七时三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